

绿叶衬红花,亦装亦裱皆指间

南通市装裱艺术家协会修补古遗、装点新作30年



裱画师正在精心装裱。
记者李波

古人云:三分画,七分裱。一幅完整的书画作品,要使其更为美观,以及便于保存、流传和收藏,是离不开装裱的。在南通就有这样一群从事装裱的艺术家们,他们从1990年5月成立南通市装裱艺术家协会以来,已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会员也从最初的26人发展到98人,有通州兴仁、崇川、海安、如东4个分会,他们中不乏大师级人物。近日,在文峰塔下的南通市文艺之家举行的南通市第二届装裱艺术提名展上,记者有幸通过展出的书画作品走近这些“幕后功臣”。

南通有个装裱之乡兴仁镇

装裱自古以来就是一门重要的工艺技术,与绘画、书法构成了艺术的铁三角。“一幅最简单的书法立轴装裱就需要十几道工序,而说起南通的装裱艺术就绕不开装裱之乡——兴仁镇。”南通市装裱艺术家协会主席王建高告诉记者。

据了解,兴仁建镇才有300余年历史,但却素有“装裱、绘画之乡”的美称。在清光绪年间,兴仁一带盛行一种旧习俗:无论平民百姓家、还是达官显贵府,如有婚丧喜庆,均要送对轴。而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后期,兴仁镇张家渡村(现长林桥村)开始出现一批从事裱制对轴的工匠,最多时有40多户。

到了1976年初夏,张家渡人在常熟市工艺美术厂学习装裱字画技艺并带回了大批业务。由于装裱字画和裱制对轴异曲同工,因此,装裱字画在兴仁张家渡村迅速推广开来。1978年下半年,在张家渡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张家渡村工艺美术厂成功创办。

装裱业务带动了绘画业,张家渡人请来了当地和外地的名画家来村里执教,几乎形成了张家渡村家家户户裱制对轴、书画、绘画的格局,建成了绘画、装裱、销售一条龙独立企业。历时10年的村办企业,培养和造就了近千人的装裱、绘画专业人才队伍。政府及文化职能部门也分别开展了装裱、绘画等艺术培训活动,召开研讨会,成立理事会、协会等相应的组织,有力地推动了装裱、绘画业的发展。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村办企业解体,个体经济迅速崛起,装裱、绘画业由农村集中型加工业向全国各大中城市辐射。

“从那个时候开始,张家渡村有200多户人家走出了村庄,奔赴全国各大中城市从事裱画、绘画业,他们常年在外,活跃在各大中城市,其中仅北京城就有70多户,裱画全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王建高表示。

元。”王建高介绍说。

南通裱画匠誉满京畿之地

匠人之心,寄之于手。随着一批又一批南通书画装裱师来到北京,并最终依靠精湛的技艺和不懈的努力,包揽了京城书画装裱市场的大部分天下,许多大师的名作、中央领导人的题词等都通过他们的手完美展现给观众眼前。他们在书画界、收藏界、装裱界、拍卖界都享有盛誉。

“如今,在北京有数十家由南通人经营的裱画店,越来越多的书画作品,正通过他们的精装细裱登堂入室,收藏传世。”王建高透露。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戴高乐基金会赠送了一幅著名画家范曾的作品《戴高乐像》,而为这幅作品精心装裱的就是南通籍裱画师张建彬,他正是兴仁镇张家渡村人。

1990年秋,26岁的张建彬揣着2000元贷款赴京谋生。起初,他为了接活儿,骑着自行车跑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最辛苦的时候,边吃晚饭边打瞌睡,吃着吃着,碗居然掉在了地上。”如今名满京城书画界的张建彬回忆起当初经历,常常感慨万千。从2000年开始,张建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名家字画。李苦禅、孙菊生、康宁、郑山麓……有了这些诸多知名书画家作品的装裱历练,张建彬在装裱技艺上达到炉火纯青的阶段。他的精湛技艺也得到了范曾的认同,近年来几乎把全部作品交由他装裱。

“张建彬是南通裱画师在北京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破了上百处的旧画、容易跑墨的绢画……他都能一一化险为夷。此外,有些很多裱画师不敢接的活儿,常常也是找到南通的裱画师才得到解决。”据王建高介绍,为鸟巢体育馆贵宾厅主题画《云峰会奕图》装裱的曹福昌、为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60米长卷《如诗如画门头沟》装裱的姜建锋、为韩美林18.8米作品《五牛图》装裱的戴卫明等等都是南通人。

“下一步我们协会将致力于把这些在外地颇有威望的南通裱画师吸收到协会中来,大家互相交流、互

相促进、互相帮助,将南通市的装裱艺术事业发扬光大。”王建高说。

装裱技艺有待传承与创新

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书画”,此次在南通市文艺之家展出的近50件(套)作品中,有古旧字画和南通知名书画家的作品,以及剪纸、蜡染等;装裱风格涵盖传统、现代、修复三大类,形式有手卷、册页、立轴、镜框、扇面等,诠释了装裱艺术理念多元化、形式多样化、材料新颖化的特点,展现了南通装裱艺术家们精湛的技艺。

书画装裱可以说是对书画的“深加工”,通常分为原裱和重新装裱,原裱就是把新画好的画按装裱的程序进行装裱。重新装裱就是对那些原裱不佳或是由于管理收藏保管不善,发生空壳脱落、受潮发霉、糟朽断裂、虫蛀鼠咬的传世书画及出土书画进行装裱。经过装裱的书画,牢固、美观,便于收藏和布置观赏。而重新装裱的古字画,也会延长它的生命力,古人说:“古迹重裱,如病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手而毙。”此次展出的范志辉等人的装裱作品中就有不少是重新装裱修复的代表作。

据了解,由于种种原因,书画装裱和修复人才越来越匮乏,现有的书画装裱人员与书画市场中装裱人才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了提高青年人对装裱技艺的兴趣,我们协会已经连续3年走进南通职业大学、通州中等专科学校等大中专院校,为同学们传授南通装裱技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王建高表示,“同时,装裱艺术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挥其特有的生命力,装裱人员要根据书画作品进行‘再创造’,创作出与当代书画作品相统一、和谐的装裱品式(风格)。大胆设计尝试各种新款式、新色调,才能真正做到‘绿叶衬红花’,更加突出画面的主题。”

“多年来,我们协会的艺术家们本着服务书画界、服务大众的宗旨,修补古遗、装点新作,甘为幕后。今后,我们协会将在市文联等部门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扬光大南通装裱技艺,为艺术倾尽才智和力量。”王建高表示。

本报记者李波

“知心奶奶”创始人颜怡 连续7年助力小太阳成长基金

晚报讯 昨天,87岁高龄的“知心奶奶”创始人颜怡再次定向为“小太阳成长基金”捐献善款1万元,并为孩子们提前送上节日祝福。

颜怡是通师二附离休教师、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家住学田街道紫荆花社区。2002年,颜怡在社区挂出第一只“知心奶奶”信箱,开始关爱孩子健康成长的历程。2003年9月,学田街道“知心奶奶”群体成立,30多名有文化、有奉献精神的老同志加入“知心奶奶”行列。颜怡不仅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关心孩子们的成长,还对生活困难的学生给予经济方面支持,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学田街道“小太阳成长基金”成立于2006年5月,基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家、人大代表、机关党员、辖区书画名人、党员居民等社会各界的

热心捐助,用于帮助辖区贫困青少年顺利完成学业。当年,基金发起人颜怡把“知心奶奶”群体所获南通市第二十八次文明新风典型1000元奖金捐献出来,为“小太阳成长基金”注入第一笔善款。

颜怡介绍,小太阳基金成立的几年中,募集成为常态化。老领导曹能新、朱文涛、沈瑞芬等都曾经为“小太阳成长基金”募集过善款。7年前,她第一次定向为“小太阳成长基金”捐献善款1万元。

截至目前,“小太阳成长基金”共募集善款44余万元,共计资助贫困生800余人次,发放助学金33万多元。

学田街道党委书记张飞说,“知心奶奶”创始人颜怡已连续7年定向为“小太阳成长基金”捐款1万元,她的大爱之举感动了许多人。

记者尤炼 通讯员汤建军

44名队员人人充满斗志和激情 摔跤健儿干劲冲天永争冠



训练现场。

记者王全立



上周三下午3时许,市体育运动学校摔跤训练馆热火朝天,四五十名队员正在摔跤垫上激烈比拼,教练员的提醒声和队员们的助威声此起彼伏,人人充满着复训后的旺盛斗志和激情。

和田径、排球、击剑等项目相比,创建于1999年的市摔跤队,在市体育运动学校乃至南通业余训练战线中算是较为年轻的项目。不过,资历浅并不等于亮点少。在徐军、吴伟两名教练的带领下,市摔跤队建队10多年来,一拨又一拨新星脱颖而出,先后涌现出3名国手,其中张高泉目前正在国家队积极备战东京奥运会。在2017年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上,这名来自如东的小伙子为江苏摔跤队夺得历史上的第一枚摔跤金牌,此荣誉将南通摔跤乃至江苏摔跤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吴伟向记者介绍,目前市摔跤队拥有44名队员,分布于男子古典式摔跤、女子自由式项目的多个级别。复训一个多月来,队员们个个练得很刻苦,每个人都想把损失

的时间补回来。这期间,全队训练以恢复体能、巩固基本动作为主,因为复训时间较晚,目前队员主要欠缺的是对抗性训练以及比赛能力,这也是近些日子和今后一段时间训练中需要着重加强的环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体育运动学校春节后的复训比以往滞后了两个多月,如何克服疫情原因带来的影响,这是吴伟和他的恩师徐军目前面对的主要课题。吴伟说,经过此前一阶段的恢复性训练后,目前的训练逐渐转向增强对抗和专项力量训练。对抗训练方面,主要安排队员进行30秒至1分钟的对抗,通过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来提高运动员的比赛能力;力量训练方面,加强运动员的专项力量和专项身体素质,通过平板支撑、静力蹲的练习来提高运动员的核心力量。“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想给自己加压,准备从本周起,每天利用早操时间进行1小时的基本功训练,以达到基本功训练和对抗训练互不干扰的目的,争取用最短时间把运动员的水平和状态提升到正常水平。”

竞技体育每四年为一个周期,目前摔跤队所有的训练都是围绕2022年省运会进行的,这项赛事是目前周期的大考。吴伟表示:“2018年省运会市摔跤队夺得3枚金牌,后年举行的省运会我们将力争再次取得好成绩,为南通摔跤涌现更多优秀的苗子。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全队刻苦训练的动力所在。”

本报记者王全立